



万物

春天的消息,藏在一条河里。它的声音很微弱,岸边一排细细的泥沙就能把它挡住,但它的声音偏偏能传得很远,跨越炊烟和工厂的粉尘,直飘到高楼上,沿着耳廓的弧度荡进梦的夹层。于是人突然兴起了念头,春江水已暖了吧?

当人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时候,春天已经为自己做了双漂亮的草鞋,从河的那边走到了这边。把冰层踩碎,把积雪踩化,脚步一顿,便有一个水泡泡悄悄推开一圈圈的涟漪。

一条河苏醒了,春天才能度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铺垫,进入草长莺飞的副歌。

你听,河水寂寞的诗行已押上中华田园鸭活泼的韵脚。它们虽然一身杂色羽毛,没有拿捏得恰到好处的高贵气质,也没有优雅而修长的美颈,但其最是与河水亲近,时不

时就钻进水中“串门”,再顶着一片水花钻出来,与水打成一片。水中岸上,湖面河底,水所能讲出的波光粼粼的俗语它都了然于心,嘎嘎的叫声是热情的应和,把一年之计的家常慢慢拉开。

难怪有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怎么肯迟到呢?鸭子是最自由的,也是最急不可耐的。为了用喙衔起水中的落花,写上一首芳菲缠绵的情诗,刚等到冰雪消融,它们就抢先冲了进去。哪怕水还没有暖,但脚蹼划破初春的沉静时,也会让阳光中丝丝缕缕的暖意漏入水中。

那哗哗波动的声音,挠痒了春江的心脏。鱼儿听见了,虾米听见了,水草听见了,甚至连河底最呆笨的石头也听见了。于是从河床开始,一些绿意开始晕染,一些气泡开始奔流,一曲浮于水面的弦乐变得丰富,春天最先在河中变得热烈。因此,我愿把鸭

子唤作春江的使者。

此时的岸边,草木初醒,炊烟都有些睡眠惺忪。但隐隐地,已能听见地面之下的狂欢。

这应当是从一截根须喜悦的颤抖开始。它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翘首以盼了一个冬天,看不见日出日落,无法掐算时间,可怜的根须只能根据土壤细微的温度差来判断昼夜的更替,为春天倒数。终于有一天,水开始流动,虽然还带着冬日的清寒,但那一丝丝的鲜活和甘甜,依旧让长久闷在枯寂与沉闷里的根须喜上眉梢——它急急忙忙地将这份喜讯通知了所有的根须,并向上传送到了树梢,“可以生根、可以发芽了”。四季又将开始以绿意为主题的生生不息的轮回,每一条根须都不能缺席。

渐渐地,枝头有了绿色,河水里的浮光跃金也闪烁在树叶之间。我想,春天是随着

水一起被根运到了地上的。

当然,这运输的桥梁也包括姗姗来迟的垂柳。它的青丝越梳越长,河水的情思越流越深。随着一条柳枝探入河中,天光云影载着的思念便沿着它被虹吸到树干上。无需朝雨浥轻尘,水畔烟柳自能显出明亮的新色,待到长发及腰,它的脚边就会有鸭子戏水、老牛潜泳,各占一个声部,与桃李对歌。

那么,究竟是鸭先知,还是草木先知春江水暖呢?又或许,是人先知。毕竟这一切都需要人的眼睛去见证,需要一颗等待春天已久的心灵去审美。

河水流动了,生活便也要开始流动了,这是春天给人们的暗示。让想象力与创造力随着水花一起绽放,让坚韧的目光和柔软的心灵与江水一起回暖,把春天的定义从季节延展成对新一年开拓与成长的形容,彼时春天的旋律才真正进入高潮的抒情。

杂记

手抄美丽人生

□ 高坚

“只要你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一定爱你。”这是写在一本手抄本扉页上的话,这本手抄书是著名作家张杨的小说《第二次握手》,手抄者没有留下署名,20多万字的小説,钢笔蘸碳素墨水,用楷体字抄完整篇小说,竟没有一处涂改痕迹,可想而知,手抄者是多么用心。我不但对小说的内容痴迷,对这位抄写者也深感敬佩。特别是他写在扉页上的这句话,连同小说主人公历经坎坷却依然奋发有为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1992年,对我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母亲病逝,家里的庄稼遭灾,我被迫辍学。为了生计,一个人冒冒失失来到人地两生的辽宁省鞍山市打工,找到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儿,工钱年底才结。可我还是想赌一把。每天黑白连轴转,很少休息,工地人员身份复杂,常无故遭人打骂。为了拿到工钱,我对这样的生活近乎麻木。什么前途、爱情、事业,连最亲爱的文学也抛到九霄云外了。当时,唯一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读书了。在短暂的工休时间,工友们喝酒聊天,我就一个人去工地附近的旧书摊淘旧书,将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以及《人民文学》《辽宁青年》,洛夫的诗集《葬我于雪》等报纸杂志收归囊中,而小说《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对我影响极大。

那天加班到清晨,吃过早饭,因为买来的书都已看过一遍,我就想着再去旧书摊转转。可兜里卖破烂攒的几块钱,本打算用来买一身便宜的衣服,自从到了工地,就只有一身衣服,洗了穿,穿了洗,真该换换。思来想去,最后这几块钱用来买书的想法还是占了上风。下定决心后,我直奔旧书市场,淘了几本心仪的书。刚要返程,猛然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小说《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

几年前,我在家乡的小城上学时就听说过这部小说,小说男主人公苏冠兰的原型是作家张杨的舅舅。1963年,作家张杨到北京看望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的舅舅,听说了舅舅的故事。酷爱文学的张杨,回到湖南立刻动手写小说,以舅舅为原型,写出了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浪花》。后来,张杨到浏阳插队,又利用闲暇时间将《浪花》改写成了10万字的《香山叶正红》,后经多次修改增补,写成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归来》。这部抒情诗般

感人肺腑的小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全国,传抄中标题被改为《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后总印数430多万册。后来,该书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风靡一时。小说描述了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爱情故事,塑造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3位科学家形象。

想到这些,我毫不犹豫买下了这本手抄本。到了工棚,一有时间,就坐在街边的树荫下或者借着夜晚照进工棚的路灯光如饥似渴地阅读。书中的故事情节,像沙漠中的绿洲一点一点抚慰着我所有的绝望、愤懑、失落,让我不知不觉走入小说所描绘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我想我的人生路还很长,绝不能沉沦下去,要像苏冠兰、丁洁琼那样在事业上学有所成,对爱情坚贞不渝,对国家一片忠心。接下来的日子,我重新拿起笔,在废旧的书纸上写下自己的经历,有诗歌有散文随笔。虽然为了赶工期,工地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可每当读起《第二次握手》,想到主人公的励志故事,我就有了坚持的力量,一天又一天。等到回家时,这些零零散散写下的文字已有十几万字。那一年,因为包工头卷款跑了,我没有拿到一分血汗钱,只带着那些旧书和心爱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回到了家乡。

打工一年身无分文,各种委屈和人们的冷嘲热讽让我一度怀疑人生,还好,做一个有作为的人的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在孤寂、枯燥、忙碌的乡村生活中,我把打工时零零散散写下的十几万字整理修改,然后一字一句地抄写在稿纸上,装进信封,寄往全国各地的报刊,陆续在《内蒙古日报》《草原》《四川文学》《农民日报》发表,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类文学大奖赛中获奖。现在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那座城市的旧书摊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源泉,是一笔一画的手抄本抄出了我的美丽人生,也成了我文学创作的起点。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书房,成套成系列的文学书籍摆满书柜。但我仍然把那本手抄的《第二次握手》摆放在重要的位置,伸手可及。只要有时间,我都会翻开看一看,作品的征服力和说服力是我永远需要的。手抄者的笔迹端庄工整,虽未曾谋面,但那句“只要你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一样爱你”,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

世相

打开另一盏灯

□ 吴鲜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在客厅里看书,觉得光线有点暗,就喊了一嗓子,让正在厨房做饭的妻子帮忙开一下灯。

一瞬间,光亮耀眼。这是怎么啦?哪里来的灯?怎么突然这么亮?我下意识地抬头望了一下,原来,是妻子打开了好久不用的灯带。十多年前,新房子装修那会儿,装潢师傅建议我在吊顶之上安装一组灯带,好在过年的时候打开,增加客厅的亮度,增添一份节日的喜庆。这么多年过去了,灯带一直都是好的。五彩斑斓的灯带,闪动着迷人的光彩,好像是在提前庆祝着又一年的到来。无独有偶,儿子回老家陪母亲,昨晚,老屋的书房里再一次亮起了久违的那盏灯光。儿子说,灯火可亲。是啊!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乡村的灯火,城市的光带,在昨夜今晨打开了,照亮着我一颗早已麻木的心。仿佛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很感动。打开另一盏灯,打开久违的灯,照亮一段往事。

老屋的灯火,打我们记事时起,就一直存在着,不过,那时候点的是煤油灯。煤油灯下,忠实地记录着我们兄弟仨每一个乡村夜晚伏案读书的那些岁月。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老屋才通了电。在通电的那个夜晚,奶奶激动地说:“看,这灯多亮,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别辜负了这盏好灯。”父亲则在一旁幽幽地说,城市的灯更亮,且彻夜亮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父亲当年所说的彻夜亮着的灯,是指路灯。乡间的灯火珍贵,城市的灯火明亮。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发愤读书,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在未来的某个日子,我一定要亲手打开另一盏灯。

愿望早已实现了,于我,当然也包括两个弟弟。每一个夜晚,我都会打开我家的那几盏灯。城市的灯火,街上的路灯,或远或近的高楼之上的灯,万家灯火,在每一个夜晚如期而至,渐次打开,照亮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时,我想,我们兄弟仨都离开了乡村,走进了城市,远离冷寂与黑暗,走进热闹与光明,一盏盏明亮而又温暖的灯就在我们眼前点亮,一盏盏思念与难忘的灯亦在我们心中珍藏。

乡村、老屋、书房、母亲……书房的灯再也没有亮起过。昨晚10时许,母亲兴冲冲地拨通了我的手机,几乎吓了我一大跳。“这么晚了打电话,您有什么事吗?”我问母亲。“唉!没什么事,我让铮铮(我儿子的小名)睡在了老屋的书房里,书房的灯很亮。”哦!原来在母亲的心中,灯很亮是如此重要!这也难怪,母亲常年独居乡间,守着老屋,每一个夜晚,她不会去打开书房的那一盏灯,浪费电。

没想到,这一刻,妻子无意之中打开的另一盏灯,居然带给我巨大的震撼与冲击。灯火,灯光,向来都是明亮与温暖的象征。当初离开家的时候,我们是那么兴奋。家中灯火彻夜未熄,家里没有人责怪我们。那一夜,我们浪费了不少电,但那一夜彻夜未熄的灯,成了一份永恒的记忆。

是时候了!我也该去打开另一盏灯了,城市的,乡村的,现实中的,记忆里的。从一份黑暗走进一份光明,从一种冷寂走进一种温暖。打开另一盏灯的瞬间,或许正是那一道光、一束束来自灵魂深处的光,让我们想起往事的温暖,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门,向理想出发,与希望并进。



春梅 李景言 摄